

历史影像

消失的天府 (1910—1913)

美国教师路得·那爱德摄影作品集

The Vanished Heavenly Country
by Luther Knight

[美] 路得·那爱德 摄影

王玉龙 撰述

生命里最后两年零十个月内
美国摄影家那爱德在天府汶川等地
用老式干版照相机
精确记录下来的珍贵瞬间



摄影

消失的天府

(1910 — 1913)

美国教师路得·那爱德摄影作品集

[美] 路得·那爱德 摄影

王玉龙 撰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失的天府 (1910—1913): 美国教师路得·那爱德摄影作品集 /
[美] 路得·那爱德摄影, 王玉龙撰述.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633-8056-5
I. 消… II. ①路… ②王… III. 四川省—地方史—世界—史料—1910—1913
—摄影集 IV. K297.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202737 号

本书图片由 [美] 来约翰 (John E. Knight) 授权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889mm × 1194mm 1/20
印张: 9 字数: 40 千字 图片: 158 幅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代序 路得·那爱德在他的中国影像中永生(王瑞) / 003

辑一 皇城内外 / 017

辑二 集市盛况 / 037

辑三 天府农事 / 057

辑四 茶道漫漫 / 073

辑五 北上阿坝 / 087

辑六 走进甘孜 / 105

辑七 长江三峡 / 117

辑八 高等学堂 / 135

附录 摄影大师路得·那爱德 / 149

后记 逝者如斯,往事如歌——路得·那爱德老照片考证逸事(王玉龙) / 165



路得·那爱德在他的中国影像中永生（代序）

王瑞

这些玻璃底片在美国的时候，是空白的。它来到中国，刻上了这里的时间，又回美国去。现在，它又来到中国。它将留在东方，再也不会回去了。

——（美）来约翰（John E. Knight, 1953 — ）

当你将这段话跟一段中国历史联系起来的时候，你会深感影像幽灵般地若隐若现，它们附载着无穷神秘。一批老式的银盐玻璃底片，在美国制造出来，它们将会在哪里感光到何种影像？这样的推测里面必然包含着许多莫测的可能性。于是这批老式的银盐玻璃底片，从西方舶来了东方。它们命定地感光上遥远的中国之光，通过化学作用而显影定像下凝固的一连串历史瞬间。这一切印在感光乳剂膜里的现象，是随着一位名叫路得·那爱德（Luther Knight, 1879—1913）的美国人而结缘发生的。读着他的后人意味深长的以上一段话语，我仿佛卷入幽深的时光隧道，在返回过往的考古意识中思绪飘荡。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那些通过摄影现象留存下来的实际影像，毫无疑问是出自外国人之手。这些影像不但成为中国历史进程的印证写照，而且还是中国摄影史的发展佐证。中国摄影史的发端，维系在一批外国摄影师的技艺，如此文化形态的其中意味，实在很值得永远回味。

犹如在机缘的感光之后，几乎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尘埋，路得·那爱德的中国影像，又沉默地潜影于混沌的光阴里。终于在21世纪之初，才死而复生般地再度显像在它当初感光的国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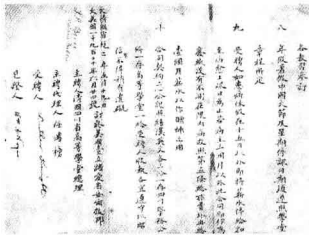
一个文化传播者的历史使命，在其以身殉职的异国他乡回光返照，这样传奇的历程，不禁令人抚影感叹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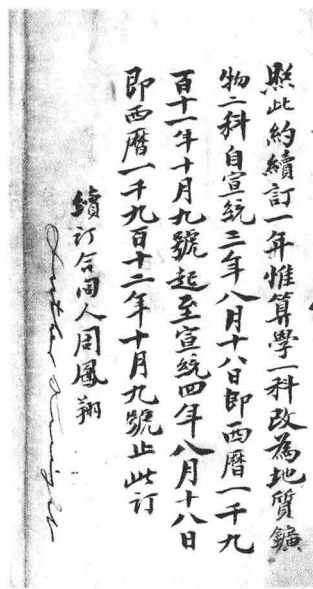
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中国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才华与生命。这就是诚恳地跟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国际友人”吧。非常值得敬佩的是，仅仅活到三十三岁的路得·那爱德，在中国拍摄的大量摄影照片，都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完成的。而这一千多个短暂的日子，恰巧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极其重大的政治变革的关键时刻——清朝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作为学者的路得·那爱德在中国拍摄的照片题材相当广泛，由于修养广博并且技艺高超，他的摄影光顾了所到之处的社会风貌、人民生活、自然风光等诸多层面，其中包括四川的辛亥狂潮、茶马古道、长江三峡等许多珍贵的细节。如此出于学者身份的相当于专业摄影师水平的照片，其历史人文的深远价值自不待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路得·那爱德中国影像的艺术造诣和技术质量也非同寻常，其作品题材涵盖到社会纪实、自然景观和人像静物等当时摄影发展的高端区域。

那爱德有着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双向素质，他用老式干版照相机精确地记录下来的珍贵瞬间，出于他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真挚爱慕和敬意。其中国影像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在于其学者风范的人文视角和西方经典摄影的观念意识。这一层面的影像形态，在研究西方摄影对中国摄影的实际影响方面，具有拓开深层摄影文化脉络的特定学术比较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诸如那爱德拍摄的四川影像和方苏雅拍摄的云南影像的陆续钩沉“出土”，已经涉及重新梳理和调整西方摄影家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记录作用的观念范畴。中国摄影文化的这步进展，也随之引发出如何逐步形成和完善摄影社会的机能等过去被忽视的情况。在以上两项重要的中国社会历史影像事物的发掘整理方面，中国文化人参与其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直接关系到事情的成败。

那爱德生前曾经记录下他拍摄全部照片的详尽情形。可惜在他于成都去世以后，这份资料连同他全部的日记和部分极其珍贵的历史镜头（如长江纤夫、乐山大佛等照片），在运给其美国亲属的辗转中多为散失。曾经在西藏从事过报刊摄影记者工作的王玉龙，是那爱德中国影像的发现、整理、考证、复制和展览以及传播等一系列艰辛工作的核心人物。王玉龙以民间文化人的力量，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自费全力以赴投身于发掘和考证这批老照片的艰辛工作。其间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图片，拜访了几十位专家学者，足迹抵达当年路得·那爱德照片拍





摄地的四川、重庆、武汉、南京和上海。为此，王玉龙陆续策划完成了《回眸历史》明信片 and 《华西印象——一个美国人 1910—1913 在西部中国》专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的图书出版，配合完成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老照片 1910—1913》。经王玉龙策划和执行的“路得·那爱德中国影像大型展览”，首展在路得·那爱德工作和献身的四川成都隆重开幕并产生巨大影响，之后陆续在沈阳、大连、拉萨、平遥巡回展出，并且正在逐步扩大它的传播地域和学术领域。这样的—个多层面的影像研究行为和结果，为中国当前的摄影史料的收集、整理、出版、策展和传播，作出了一个以往罕见的影像文化系统化操作的表率。

路得·那爱德的后人来约翰·那爱德为其曾叔祖父的中国影像返回和在中国正式传播，诚挚地感慨道，这些照片隐藏达九十年之久，如今终于和中国的观众见面了。“路得·那爱德计划在 1913 年的学年结束后暂时离开中国，打算在回美国的途中先到中东，还有埃及，再到巴黎和伦敦，通过展出照片，向世界介绍中国。他还打算靠做职业摄影师或大学教授，来过定居中国的稳定生活。他也梦想着结婚和生儿育女，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不幸的是，这些计划和梦想，对路得·那爱德来讲，没能够来得及变成现实。与那时许多来华、又离去的外国人不一样，路得·那爱德是一位在中国去世又把自己埋葬在中国土地上的美国人。‘落叶归根’这句中国古语对我曾叔祖父是不适用的。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成都北面的某个山坡上，虽然我到现在还无法确定他的准确墓地位置，但我希望能为他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建起一座永恒的丰碑，使他深爱的中国人民获益。”

这位在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教授算学、化学、地质和矿物学，精力充沛的美国人，授业教书之余，常深入到成都市井及其周边地区，用照相机记录下那里的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如古皇城的楼堂殿宇、都江堰的安澜索桥、耸立的彭州古塔、仪表俨然的新政军官、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玩“打铜钱”游戏的幼童、卖烤鸭的侏儒、成都北郊青龙场的集市、庙会上的老字号、青羊宫的字画市场、劝业会的颁奖仪式、店肆栉比的市街、以船为生的水上人家、“打春牛”的场面，甚至一株盛开在早春的玉兰花。

不同于早年那些游动在中国东南沿海开埠口岸的商业城市和中央集权之清朝首都北京的西方职业摄影师，在云南的方苏雅和在四川的那爱德各自以业余摄影师的身份，不但拍摄了中国内地和边疆省份的风土民俗，而且亲身经历了发生于当地并且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事件。于是这样经由法国官员和美国学者拍摄的中国历史影像，自然具有特殊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和艺术

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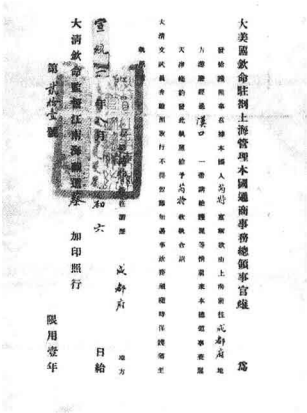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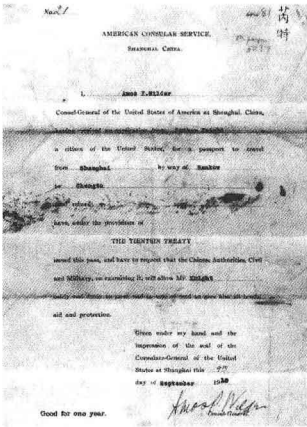
1911 年夏，那爱德受清政府邀请，对四川西部和甘孜、阿坝藏区作了地质调研工作。非常幸运的是，在这次考察中，他除了采集拍摄岩石标本工作，还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叠溪镇的全景照片。这个地方此后在 1933 年七点五级大地震中，沉没于形成了堰塞湖的叠溪海子水下。他采集带回的矿物标本有煤、铜、铬、银等，动物标本有野鸡、野山羊、岩鸽、豹子。

恰是在路得·那爱德任教当时，他遭遇了辛亥革命，他不失时机地用照相机和文字，对使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历史事件在成都掀起的巨涛狂澜情形，做了珍贵的个人目击记录。1911 年 11 月 11 日这一天，四川省的成都和湖北省的武汉爆发了起义，学堂被匆匆关闭。事实上这场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清政府的压迫和日益没落的统治，照一些人的说法，要建立起“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共和国”。一周之内，成都似乎完全和平了，街上很安静，人们又恢复了礼貌和规矩，所以学校又重新开课。四川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省份。革命的浪潮仿佛“石子抛进了水中”一样迅速波及开来。随着满清王朝的灭亡，一个新中国诞生了。11 月 27 日，星期一，举行了新政府的就职典礼。那爱德说，他有幸为共和国的都督和副都督拍照。

当天他写道：“中国人把头发剪成‘外国式样’，人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思想守旧的老人在那一天之前还缠裹在古老的木乃伊一样的蛹壳中，当这一天到来时，却走过来像西方人一样握手，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从男式衬裤到长及脚踝的阿尔伯特式长大衣，头戴无边帽或垂边帽，只要是洋式的而不是满族式的就可以。在过去几天里，中国人用他们眼中流露出的骄傲而蔑视的神情来品味过去。许多传教士几天前还被人告知‘你们不值得我们留意’。如今这话不再被提到，而换成了‘中国必将出现亚洲的联邦合众国’。”

然而和平是短暂的，12 月份时局又再度陷入了混乱。1912 年初，社会秩序完全崩溃，那爱德从成都去往上海。搭船沿长江航行途中，他拍摄了包括三峡景观的大量照片。期间在南京短期教学，拍摄了南京的贡院、明孝陵、明故宫遗址及周边地区的照片。当初那爱德乘轮船从美国经日本于 1910 年 8 月抵达上海，在准备前往成都期间，他一面做 X 光片拍摄工作，一面拍摄了许多上海事物的照片。1912 年那爱德这次再到上海，逗留了半年的时间，曾经在当时最有名的美利丰照相馆（Burr Photos）当摄影师。这位擅长摄影的学者教授而能兼任职业摄影师，可见其摄影的专业水平非同小可。

那爱德的影像呈现出显然有别于方苏雅式的取像视角，是为早期外国摄影界拍摄中国历史



影像的一个特例。中国历史很幸运地遇到了那爱德这样一个深入四川的具有一流摄影技艺的美国学者，使得内陆腹地也能领受到摄影之光的惠顾。由那爱德亲手现场拍摄的那些珍贵的照片，丰富了印证中国近代历史重大事件的视觉资源。

对于那爱德的影像中国贡献，有评论指出：“那爱德作品的意义，最重要的是给我们一种启示，就是拍照的态度。一个来自异域的教书匠，以巨大的精力和热情去拍照，他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呢？他虽然没留下只言片语的答案，但从这些朴素、亲和、真实照片中明显地看出，他把自己的感受和命运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真正地联系在一起。他的照片中没有哗众取宠的猎奇，没有居高临下的嘲讽，更没有恶意的诋毁，当然也没有个人的功利，否则也不会让它尘封百年。这是一种境界，是一个优秀摄影师应该具有的崇高。”（《中国摄影报》）

也许，沉埋近一个世纪的那爱德之中国影像的重返故土，是为那个值得中国人民纪念并且把尸骨留在美国的美国学者摄影家的招魂。这同时也是路得·那爱德献给新世纪中国的一份丰厚礼物。在那些切实地记录着百年之前的中国形形色色的历史影像里，深藏着一位“国际友人”摄影家的质朴灵魂。

路得·那爱德，在他的中国影像中永生。

王 瑞

2007年11月27日午夜二稿修订于洛杉矶

走在山水间的小路上（汉源、石棉一带，1911年夏）

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山高而坡缓，大河支流和山谷小溪雾细如烟。河岸筑有瓦顶、木板的楼房，院边长着挺拔的棕榈。河边的路上，背夫在歇脚休息着。





激流勇进（长江西陵峡段，1912年秋）

在长江三峡这段江面，滩多水急，礁石林立，漩涡汹涌，行船万分惊险。此大型木船桅杆高耸，正在冲浪抢滩，船上几十人凝视着江水。今峡区中的长滩巨礁已被炸掉排除，船行江面不如昔日危险。





民宅旅店（成都附近，1910年秋）

开设于民宅内的小旅馆，有洁净的多间客房。院中宽大的天井中停放有被雇的三乘街轿，这是当时接送旅客的主要交通工具。过厅中摆置方桌条凳，以供住宿人员吃饭喝茶，或休息闲谈所用。清末民初，这类旅馆常设有赌局，供客赌博。屋檐下悬挂着布幅，写着“银钱交柜随手锁门，各照衣物失落不认”，“现钱照顾账克音，衣物作抵万不答应”。

